

窮理致知

〈春江花月夜〉之演變(三)

● 許雅貴*

自隋煬帝為〈春江花月夜〉開闢新路後,後代隨之而起的作品都未跳脫此範圍,與煬帝頗有交情的諸葛穎曾有同名詩一首:「花帆渡柳浦,結纜隱梅洲。月色含江樹,花影覆船樓。」「此詩格調不高,《隋詩紀》作〈春江花月夜和煬帝〉,《南北朝詩》在該詩題目之下也註曰:「和煬帝」,可能是唱和之作,因此內容必不脫煬帝前詩之框架。進入唐代,先有張子容寫〈春江花月夜二首〉,當中的「交甫憐瑤佩,仙妃難重期」2、「此夜江中月,流光花上春」3,可說是呼應隋煬帝的詩作。但無論是隋煬帝等人,皆以春江、流光、花影欲表達景色之悠,卻可發現他們純寫景堆砌詞藻來造成意境優美,但少了情感的流動,也就是詩中讀不到任何的感情,而有一種空洞感,至此〈春江花月夜〉還不能成為名篇,直到張若虛的詩作橫空出世,將〈春江花月夜〉融入人生哲理和思婦離客之情,提到更高層的境界,終成為千古佳作,詩人也因此名垂後世

春江潮水連海平,海上明月共潮生。灩灩隨波千萬里,何處春江無月明。 江流宛轉繞芳甸,月照花林皆似霰。空里流霜不覺飛,汀上白沙看不見。 江天一色無纖塵,皎皎空中孤月輪。江畔何人初見月,江月何年初照人。 人生代代無窮已,江月年年望相似。不知江月待何人,但見長江送流水。

^{*} 許雅貴,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

^{1 (}宋)郭茂倩編撰:《樂府詩集》,(台北:里仁書局,1999年),卷47,頁679。

²⁽宋)郭茂倩編撰:《樂府詩集》,(台北:里仁書局,1999年),卷47,頁679。

³⁽宋)郭茂倩編撰:《樂府詩集》,(台北:里仁書局,1999年),卷47,頁679。



白雲一片去悠悠,青楓浦上不勝愁。誰家今夜扁舟子,何處相思明月樓。 可憐樓上月徘徊,應照離人妝鏡台。玉戶簾中卷不去,擣衣砧上拂還來。 此時相望不相聞,願逐月華流照君。鴻雁長飛光不度,魚龍潛躍水成文。 昨夜閑潭夢落花,可憐春半不還家。江水流春去欲盡,江潭落月復西斜。 斜月沉沉藏海霧,碣石瀟湘無限路。不知乘月幾人歸,落月搖情滿江樹。4

關於張若虛的生平資料,只能在《舊唐書‧賀知章傳》略見一二,他曾以「文詞俊秀」而名顯長安,與賀知章、包融、張旭並稱「吳中四士」。《全唐詩》僅錄〈代答閨夢還〉、〈春江花月夜〉兩首。也由於他是揚州人,研究者以為張若虛能寫出這樣夢幻的詩篇,與他的生長環境有關,其江景的描繪,正是實景的描寫,是詩人生活經驗的再現。5以下依詩句、意境、情感來與隋煬帝之詩略作比較。

(一)詩句

此詩最大的不同,就是將五言轉為七言,將四句短篇改為三十六句長篇巨製,更 適合詩人感情的發揮。當中的「春江潮水連海平,海上明月共潮生」,襲自煬帝的「暮 江平不動」、「流波將月去,潮水帶星來」;「月照花林皆似霰」、「空里流霜不覺飛」,很 明顯是受到隋煬帝「夜露含花氣,春潭瀁月暉」的影響和啟發,所不同的是營造的空 間視覺感更加擴大。

(二)意境

在意境的營造上,也比隋煬帝更加清麗婉暢,一開頭就寫江面寬廣,春潮高漲,透過江流的推動,月亮緩緩出現與江潮共流,海江花月也慢慢浮現。「月亮」可說是全詩的核心,一共出現十五次,而且姿態不一,有「明月」、「孤月」、「江月」、「斜月」、「落月」。其次是江波的流動,「江」字共出現十二次,帶領讀者隨波逐流,欣賞春江美景,感情也跟著開蕩,張若虛並不刻意雕琢華美詩句,但一句一句接順而讀,一幅水光月色自然呈現,江流、月色、白雲、青楓、扁舟、高樓,在全詩中達到和諧的統一。全詩可分成兩大部分,前半部寫大自然之景,後半部寫人生之嘆和相思之情,情景交織成文,處處牽引人的情思,使人反覆讀詠,再三沉吟。

⁴⁽宋)郭茂倩編撰:《樂府詩集》,(台北:里仁書局,1999年),卷47,頁679。

⁵ 參見柴非凡:《張若虛及其春江花月夜》,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,1975年,頁 11-12。



(三)情感

所謂「情景交融」是鑑賞一首詩的要素,隋煬帝的原詩並不見任何感情,張若虛則從對大自然之美的讚嘆轉入到人生感慨,於是有「江畔何人初見月,江月何年初照人。」、「人生代代無窮已,江月年年望相似。」「不知江月待何人,但見長江送流水」這樣的詩句出現,將大自然與人生對照,抒發人事代謝之感,可說飽含哲理。再用「白雲」離去,「青楓」離愁寫離別之苦;用「扁舟子」和「樓頭婦」顯兩地相思,「月」成為相望的橋梁。如果全詩單純寫春江月景,很容易流為辭藻的堆砌。《春江花月夜》在煬帝時是古題新意,至張若虛手裡雖已變為古題古意的擬作,但張若虛能由景生情,再以景結情,詩境和詩意皆比煬帝更高一層。清代學者王闓運在《論唐詩諸家源流〈答陳完夫問〉》中說:「張若虛《春江花月夜》用《西洲》格調,孤篇橫絕,竟為大家。」「孤篇壓全唐」的說法即由此而來,被聞一多先生譽為「詩中的詩,頂峰上的頂峰」。





